



【刊前絮语】

根深才能叶茂

□徐静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广播了裕仁天皇的“终战诏书”，宣布接受同盟国的条件停战。这一天在99岁的抗战老兵宋茂田心中有着独特的意义，经历过抗战峥嵘岁月的他，记忆更加深刻。

宋茂田老人小时候非常喜欢武术，他的舅舅是中国现代武术奠基人、西北军赫赫有名的五虎将之一的张之江上将。张之江在一次回家探亲时，把宋茂田带到了南京国术馆学习。作为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、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特约研究员，郑学富在赴河北采访了抗战老兵宋茂田老人之后，为我们写来了《舅舅携外甥共赴国难》一文。在台儿庄战役期间，舅甥二人亲历过日军的飞机轰炸、包围对峙，张之江更是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顾问，向李宗仁提出了“近战夜战”的重要建议，直杀得日军丢盔卸甲，一举收复大片阵地。老兵宋茂田去年还曾接到央视《开学第一课》栏目组的邀请，与来自全国的其他29位老兵一起录制了2015年的《开学第一课》。据老人回忆，由于练武，他的记忆力、眼力都很好，第五战区军事地图都能背下来，不用看地图就能清楚回忆起哪个军、师的驻守方位。“有一次，李宗仁看见我背出地图，拍着我的肩膀说我‘短小精干’。”

其实，还有很多作者给我们写来了记录抗战老兵英雄事迹的稿件，如在古薛大地一直流传着王延林英勇杀敌、抗战牺牲的事迹。“热血洒鲁南，肝胆照后人”，王延林为抗日救国身经百战，足迹遍及津浦、临枣铁路沿线，抱犊崮山区、微山湖及运河两岸，后因汉奸告密，不幸遇难。这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历史，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抗战精神。

从上期开始，我们的“对话”栏目围绕儒学复兴的忧思这一话题，约请专家，从儒学复兴、学术交流、比较文学等多个角度，透视儒学热，以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一些启示。本期，本报记者黄体军就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，对话中国国学中心顾问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龚鹏程。龚鹏程直言不讳：新时代儒风大盛，儒学研究其实却并无太大进展，没有新学派，也无新理论，“甚是萧条”四个字让人看着触目惊心。

钱文忠亦曾用几个问号表达过同样的意思：“现在搞语言学的哪个接近王力先生的水平？讲《楚辞》的哪个接近游国恩先生的水平？如今又有哪个搞哲学的能接近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那几大本《中国哲学史》？单是陈寅恪、容庚、商承祚，他们的学问我们现在守得住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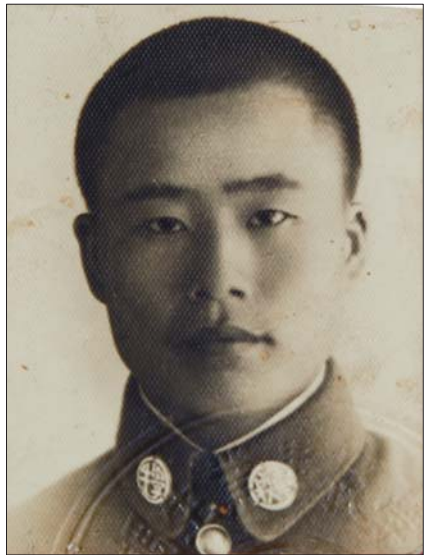
正因如此，龚鹏程在对话中直言：现在发展儒学，首先不应在方向路线上争辩，而是应沉潜下来好好读书。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，知识人首先要静得下来，深思熟虑，做点理论的突破或文献的掌握。根深自然叶茂，深入了才能浅出，要做社会推广，先得努力钻研象牙塔。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：徐静
美编：马晓迪
投稿邮箱：qjwbxujing@sina.com

6月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东方战场》全景式展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辉煌历程，其中西北军著名将领、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上将身处闲职，本可随学校迁往后方避开险境；但满腔报国热情的他应李宗仁之邀，慨然就任第五战区高级顾问，参与指挥了台儿庄战役，多次历险。不久前，笔者前往河北省黄骅市朱里口村，采访了张之江的亲外甥、曾跟随他参加台儿庄战役、现已99岁的抗战老兵宋茂田老人。



张之江上将



宋茂田当年戎装照

张之江受邀任李宗仁高级顾问

张之江为河北省盐山（现为黄骅市）滕庄子乡留老仁村人，一身绝世武功。张之江的外甥宋茂田住在相邻的朱里口村，受舅舅影响，自小也非常喜欢武术，14岁时练了一身好拳脚。1934年，时任中央国术馆馆长的张之江回家探亲，把外甥带到了南京国术馆学习。那一年，宋茂田17岁。

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后，宋茂田和同学们义愤填膺，纷纷要求参军抗战。当时驻防中山门的桂永清曾致信张之江，如有学生报名参军的，入伍就当班长。宋茂田闻讯后，和两个大个子同学拿着证明到中山陵园征兵处报名。征兵处的军官问：“你们来投军，天上有日军的飞机，地上有日军的坦克，你们不怕吗？”他们回答：“为国家收复失地，赴汤蹈火，牺牲生命在所不辞。”军官很满意，把两个大个子同学留下，跟宋茂田说：“你个头太小，又是个白面书生，部队里都是二三十岁的壮丁，你当班长怕压不住。”同学求情说：“别看个子小，他可是我们班的尖子生，两个鬼子兵也打不过他。”军官说：“以后有的是用武之地。”

宋茂田回忆说：“当时没当上兵，我感觉很惭愧。我个头确实不高，到21岁上黄埔军校时，才1米66。”张之江得知后，安慰他说：“当不上兵也不丢人，以后跟着我有用得着的时候。”

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时，战报一次次传来，张之江想上战场报国杀敌，苦于自己无一兵一卒，急得在屋子里直跺脚，哀叹道：“老蒋不会用人，能带兵打仗的不让干。”南京沦陷前，中央国术馆迁馆于长沙。

正在张之江着急的时候，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给张之江打来电话，并派人送来公函，聘请张之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顾问。在北伐时期，张之江在南口与北洋军阀作战，曾经助过李宗仁一臂之力。1934年，李宗仁曾邀请张之江到广西传授武术，二人也是老朋友了。李宗仁的邀请正合张之江的心意，他积极行动，带着50名国术馆学生亲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加工作。而宋茂田正是其中一员，他被安排为张之江的贴身卫兵，负责掌管机要文件。

李宗仁夸宋茂田“短小精干”

在台儿庄战役期间，驻守曹县的是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，第三集团军是西北军的老班底，将领大多是张之江的老部下。有一次张之江带领国术馆的学生军前往曹县视察，在陇海路的一个小车站，三架敌机前来空袭。车站又无防空设施，他们仗着武功好，每人抱着一棵大柳树与敌机周旋，敌机用机关枪扫射了好久才飞走，大家竟无人受伤，树皮都被打穿了，后来孙桐萱派来一辆大卡车把他们接到了曹县。张之江等50多人住在曹县城东关的一个教堂里。

由于汉奸告密，有一天夜晚，鬼子四百多名骑兵包围了教堂，而他们只有50多人，形势异常险峻。但是张之江非常镇静从容，向他们说道：“你们不用怕，敌人远道偷袭，没有重武器。我们藏在屋里，在暗处，敌人在明处，来多少打死他们多少。”宋茂田老人回忆说：“我们当时用的是木把勃朗宁手枪，快慢机，我们的枪法很好，鬼子也不敢靠近。我们边打边试图突围，但敌人人数众多，最后他们只剩十几个人了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孙桐萱派一个团赶到，才给我们解了围。”

由于跟着张之江在指挥部里，宋茂田能经常见到李宗仁。李宗仁的卫兵刘奋强后来还成为宋茂田的黄埔同学。由于练武，宋茂田的眼力、记忆力都很好。第五战区军事地图他都能背下来，哪个军、师的驻守方位不用看地图就能说出来。宋茂田老人回忆说：“李宗仁很和善，没有架子，他曾拍着我的肩膀夸赞我短小精干。”

台儿庄战役后期，张之江曾给李宗仁提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。宋茂田老人回忆说：“当时我就在旁边，张馆长建议李长官，敌人武器先进，气焰嚣张，而我们人多，适合近战夜战，何不效仿29军夜袭喜峰口之战，给鬼子来次大范围的夜袭！”这个建议被李宗仁采纳，在台儿庄战役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候，第二集团军多次组织敢死队，利用夜间偷袭鬼子，用手榴弹炸，用大刀砍，直杀得日军鬼哭狼嚎，收复大片阵地。

正是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，顽强地抗击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，经过半个多月的鏖战，歼敌一万余人，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。

毛泽东曾致信张之江

台儿庄战役后，张之江历经千辛万苦组织国术馆南迁，得以继续办学。到昆明后改名为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，张之江自任校长，后又迁到重庆。张之江始终坚持“健身强种，自卫卫国”的馆训，校歌中也有“明耻教战，强种御侮”的词语，因此吸引并培养了大批热血青年和爱国华侨学生。很多学生学成后奔赴抗日前线。

1938年6月，宋茂田考入位于广西桂林的黄埔军校六分校，1939年12月，昆仑关战役打响后，宋茂田等黄埔的热血青年学生拿起枪，来到了前线战场，当时宋茂田是纵队一个连的重机枪手。在昆仑关作战的日军正是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第五师团，真是冤家路窄。宋茂田说：“鬼子的炮火可凶了，可我们的炮火也不弱，我们手中的武器把鬼子打得抬不起头来，3天过去了，鬼子们奈何不了我们，扔下一大堆尸体后就仓皇撤退了，我杀了不少鬼子。后来关麟征的部队开来，才把我们替换下去。最后我们黄埔军校毕业典礼的时候，长官给我专门戴了花，以表彰在昆仑关时的英勇。”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张之江以爱国人士的身份，被特邀为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参加了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，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。宋茂田一直跟随着张之江，形影不离。1955年2月11日，毛泽东主席曾致信张之江：之江委员：惠书早已收到。本想约谈，因循未果。近日查询，知先生已返上海，只好待之将来了。先生热忱爱国，如有所见，尚望随时赐教。顺致敬意。

1956年2月，张之江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，对发展中国武术提出自己的见解。同年秋，国家体委在北京举行全国武术表演，张之江应聘为总裁判长。1969年5月12日，张之江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，终年八十五岁。

张之江逝世后，宋茂田回老家务农，一直坚持习武锻炼，曾在当地的武术协会担任职务，教过不少徒弟，所以老人身体很好。老人以书报为伴，喜欢收集一些战史资料。老人遗憾地说：“毛泽东主席给我舅舅写的信用的是草书，我用楷书给注释下来。我一直保留着，可是前段时间不知道让谁给拿走了。现在找不到了，不过信的内容我能背下来。”

舅舅携外甥共赴国难

张之江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

宋茂田成重机枪手

郑学富